

◆岁月回眸

草籽花开

曾速

这些年来,每当我回望故乡武冈,总会看见那片草籽花海,还有我儿时的伙伴黎秋伯。五十年前,我和秋伯曾在同一个小学读书。草籽花,也叫做紫云英。

因为妈妈是教师,从小我就住在新竹小学。学校附近没有人家,学生离校后,校园里只有空荡荡的寂寞。学校四周是大片大片的水田,晚稻收割后,会撒上草籽花种。经过冬天的孕育和生长,春天田里就开满了草籽花。小朵小朵的草籽花并不起眼,但大片大片的草籽花,就成了紫色的花海,成了田野里最美的风景。

隔着广阔的田野,我也听得见秋伯和伙伴们的呼唤。我立马飞出校门,走田埂、越花海,奔向小伙伴们。

农家的孩子,有做不完的家事。但我除了偶尔帮学校食堂砍柴,基本没有什么事。我喜欢帮小伙伴们扯扯猪草放放牛,当然更喜欢和大家一起野。小伙伴们的猪草没有装满篮装满筐,回家是会挨打受骂的;但只要做完了事,大人们也任由我们野。

有时,我们也会在草籽花田里摔跤打闹——草籽花香喷喷的,草籽地软绵绵的。但不能

让大人看到,压坏草籽花,是会讨骂的。

在溪边打闹就没有人管。溪边的沙地也是软绵绵的,摔在地上不疼,疼了也没人哭,更没有人去向大人告状,那是最丢脸的事。摔跤最厉害的是秋伯,但他从不欺负人,只会打抱不平。有一回,一个高年级的孩子欺负我们一个小伙伴,把他死死摁在地上。秋伯瞪大眼睛过来了,拎起大个子的衣领就往后面拖。那家伙看到是秋伯,从地上爬起来就跑掉了,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

草籽花凋谢后,会结出细长细长的豆荚。豆荚成熟变黑后,学校会组织我们摘来留种。摘下的草籽花种要过秤,摘得多的有表扬。我年龄小,笨手笨脚的,又喜欢玩,但我不用担心。要过秤了,秋伯会把自己的草籽花种大把大把往我书包里塞;其他小伙伴也这个一把那个一捧地塞给我,我瘪瘪的书包很快就变得鼓鼓的。表扬栏里,我名字的后面,会添上一面小红旗。

读完小学三年级,我跟妈妈回城了,从此再也没见过秋伯。很多年以后,听说秋伯当了兵,做了班长,担任了机枪手;

再后来听说他上了前线,参加了“对越自卫还击战”;再后来,我听到噩耗,他长眠在烈士陵园……

前年清明,我回到千里外的家乡,抽空去看了童年生活过的地方。学校已经搬走,山坡上只有绿油油的麦苗;山坡下,草籽花还在血一样绽放。我想去秋伯家看看,一打听,秋伯的父母已去世,他家里已经没人了。

我怅怅地回到小山坡,我们学校的旧址旁。田野里,春耕已经开始,农人们正吆喝着耕牛,把一块块长满草籽花的泥土翻进地里做绿肥,空气里飘荡着草籽花的清香。

这时,我脑海中的黎秋伯,和草籽花交织在了一起:秋伯和这草籽花一样,也有过花红灼灼的童年和少年;他的牺牲,也和翻进地里的草籽花一样,染红、肥沃了脚下的泥土,他在大地中得到了永生。这样想来,除了天人相隔的惆怅,我也有了些许的安慰……

家乡的草籽花年年绽放。秋伯的陵园,也会有草籽花开吧?

(曾速,武冈人,任职于广东博罗县博罗中学)

◆六岭杂谈

豌豆,我们这一带称之为“东豆”。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课本上有“滚滚东流扬子江”的句子,有些人就把前四个字读成“滚滚东豆”。豌豆属于秋播作物,和小麦一样,苗儿长出来后,也不怕霜雪冰冻,只是长得慢。到来年开了春,受到和暖阳光的抚慰,就激情迸发,迅速长叶、蹿苗,藤蔓一边延伸一边开花。

豌豆苗尖儿可真嫩,掐下来做菜,堪称山珍。豌豆的花特别漂亮,形状大致像蝴蝶:垫底的两片是褐红色;上面的两片,粉白的底色上婉曲分布着细细的脉络,颜色浅红。花谢后就结荚,由扁平而厚实,那是因为籽粒渐渐膨大了;一荚里面,可藏五六颗绿珠。

嫩豌豆荚是可以生吃的,连着还没有膨大的豌豆一起吃。豌豆膨大后还没硬老时是生吃的“黄金阶段”,这时就不吃荚儿了,而是吃籽,水嫩嫩、脆生生的,鲜中带点甜,最能解渴,当然也可以充饥。

一直记得这样一件事。有一年,我和一个伙伴到野外采三月泡(学名覆盆子,供销社收购)。我们走得比较远,到了邻县的地界。快正午了,肚子饿了,我俩就走到一块豌豆地里,剥嫩豌豆吃。吃了

豌豆

黄三畅

几荚豌豆后,忽然听到一声“霹雳”:“谁叫你们偷豌豆吃!”原来是一个巡山的大人来了。他说豌豆是他们生产队的,还说要罚我俩的款;没有钱,就剥我俩的衣服。我俩很害怕,哭起来了。后来那人笑着说是哄我俩的,又问我俩是哪里的;还拿出两个荞麦粑,给我俩一人一个,又把自己竹筒里的水给我俩喝。然后,他又很严肃地说:“以后要注意,公家的东西、别人的东西,不同意就吃就拿,是不好的。”六月喝凉水,点点记心头。那以后我常常告诫自己,在任何“好东西”的面前,要经得起诱惑,要能自持。

豌豆成熟后,就连着藤蔓扯回家。把藤蔓晾在通风的横条上,等荚儿基本干了,再搬到禾场上打。晒燥后的豌豆是浅黄色,筷子头大小一颗,滚圆滚圆,真是“滚滚东豆”。我们这里的孩子,还把豌豆做玩具。截一段手指长的麦秆,竖在两片嘴唇中

间,头仰着,轻轻吹气;然后把一颗豌豆放在麦秆的上出口,豌豆就在那上面一起一落。技术好的,还能让其在空中旋转。

那些年,我们这一带种豌豆,是要在禾稻青黄不接的时候当饭吃的。吃法也单一,煮熟以后,就着菜吃;吃起来是粉的,也容易嚼。如果深加工,有这样一种做法。把豌豆浸透,与加了盐的面粉浆拌和,倒入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模子(盘子),然后连模子一起放到油锅里炸。一定要掌握好火候,炸得焦黄为止。这叫豌豆饼,吃起来又香又脆。街上有专门卖这种东西的摊子或小店子。一般农户自己不做,要吃,到街上去买。我们村里有一个人,小时候吃过一次父亲从县城买回的豌豆饼,印象很深。稍大点他到县城读书,见学校旁边有店子卖豌豆饼,非常高兴,以致成了那店子的常客。他后来当了兵,再后来出了国,20世纪80年代回乡,提出想吃的家乡几种特产,豌豆饼也是其中之一。

此外,将豌豆炒熟了吃,咯嘴咯嘴的,又脆又粉又香。如今,我所在的城市,一些餐馆就以炒豌豆作为食客待餐时的消遣物。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我的几篇获奖作品

陈建湘

有人说我是《邵阳日报》征文活动的获奖“大户”。在《邵阳日报》举办的各类征文活动中,我确实有多篇文章被采纳,且有过几次获奖,其中有三次印象较为深刻!

2003年,邵阳市文联、邵阳市酒厂联合《邵阳日报》举办了“我爱家乡开口笑”征文活动。其他人,都是以纪实方式写征文稿。我因缺少史料,并与邵阳酒厂交往较少,只对开口笑酒的美誉时有耳闻,于是,决定用散文诗的体裁来写。确定体裁后,我便深入了解开口笑的属性和特性,还就此

我与《邵阳日报》“相识”已有20多个年头了。这些年来,我把《邵阳日报》当成了自己工作和学习中的伴侣。每当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时,她都及时给我开“药方”,指点迷津。从她身上我学到了知识,增长了才干。

记得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时,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没有头绪和方向。正当我感到茫然时,《邵阳日报》刊登的《工作要经得起“不检查”》一文,使我茅塞顿开。于是,我按照该文传授的知识和方法,把岗位当“考场”,交出了务实的答卷;将“日事日毕”作为常态,不向问题低头,敢向矛盾叫板,既避免了工作上的失误,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。

对于机关干部来讲,下基层调查研究、检查指导工作,是日常工作的“家常菜”,但做好这道“家常菜”却不容易。前些年我缺少这方面的研究,导致工

文的写作请教了散文大家刘志坚老师。刘老师也鼓励我用散文诗的方式来写此稿,这样别具一格!于是,我从开口笑的品质、文化、价值和意义上着手,写成散文诗《家乡瑰宝》。后此诗荣获三等奖。虽然我仅获得三等奖,但此诗是入选的唯一一篇散文诗体裁作品,得到酒厂、评委和读者的认可!

后来,《邵阳日报》和邵阳城市管理局举办了“城市规划大家谈”征文活动。我的作品《城市规划之我见》,提出规划是城市建设的灵魂,建筑是城市凝固的音乐的观点;同时,

根据邵阳的现状,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从新上下功夫,做到理念新、举措新、景象新和形象新。后此文从百余篇文章中脱颖而出,荣获三等奖(一等奖空缺,二等奖仅两篇)。

2023年,《邵阳日报》和邵阳市医疗保障局联合举办了“见证: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”征文活动。我想到我这一辈子住处多次搬迁,从1983年结婚时分得一间住房,到2017年得到一套170多平方米的套间,深感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红利,于是动笔写了《我的六次迁居》。后该文获得一等奖。

多年来,我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各类文章上百篇,期间得到多位老师的指教和鼓励,感激之情无以言表!

良师益友

刘仕斌

作成效不明显,特别是在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上的能力不足。2023年,《邵阳日报》“领悟”栏目刊登的《调查研究应“三真”》《心系百姓干事不难》《要做“多头干部”》等稿件,犹如及时雨,让我受益匪浅。我认真学习,反复琢磨,及时总结经验,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。于是,我从转变观念入手,帮助联系点单位理清工作思路,找准差距,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性的解决意见,及时发现并总结推广其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……不久,

联系点单位各项工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,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好评。平时,我在读报之余,总想把身边的新鲜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有一次,在

走基层、找问题、想办法、促发展活动中,我发现有的同志一项工作年年干、年年干一样的工作,但经常要靠加班加点才能完成任务,工作效率很低。针对这种情况,我就试着写了篇《把工作岗位当考场》的小言论。稿件不久就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了,文章的观点在一些干部群众中引起热议。去年的一天,我正在外地出差,一朋友看到我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的稿件《形象也是导向》,专门打电话给我,讨论党员干部如何树立形象的问题。

多年来,在编辑老师的帮助下,我先后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稿件数百篇,还两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

(刘仕斌,任职于邵阳市信访局)



栖息 杨萍 摄

堂堂正正做人

钟又祥

1984年,我就读于家乡的一所初中。学校四面环山,校舍是两栋泥砖平房。那时,罗青龙老师刚从师范毕业,当我们二班的班主任,教数学和体育。他刚二十出头,一米七几的个子,英俊潇洒,阳光帅气,同学们打心底里喜欢他。

罗老师教数学真有一套,同学们很快就从厌倦数学到喜欢上了数学。我的数学成绩本来不错,多次考试答案都对,却得不到满分,原因是字迹太潦草,答案往往写到试卷边上,再用一个箭头连接。罗老师曾幽默地批评我:“你修马路特别厉害,每次都能修好几条马路。”我听后也觉惭愧,但习惯成自然,想改总改不了。

一次讲完试卷,罗老师脚步轻轻地来到我身边,躬下身子,要过我的钢笔,将草稿本铺开,语气和蔼地说:“拇指与食指指腹要紧握下端……”白纸上很快出现一个清新秀丽的“数”字,让我羡慕不已。“你写几个!”他说。可我的笔不听使唤,写出的字歪歪扭扭的。“慢慢来,一定要有意识地把字写工整!字如其人。写字工工整整,做

人堂堂正正,这才像男子汉!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后来,我的书写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现在我教学生写字十分严格,自己上课板书也是工工整整。

20世纪80年代,看露天电影是难得的享受。初三那年,我寄宿在校。一天晚饭后,我和同学悄悄地溜了出去,跑到附近院子里去看电影。正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观看电影时,罗老师来了,我们拔腿想逃。“不要走!继续看!难得看一场电影。找得我好苦呀!”听他这样说,我们心上一直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。等到月上中天,屏幕上出现“再见”,我们才踏着皎洁的月色返回学校。一路上,老师批评了我们无视纪律的行为,并开导我们:“加油读书,知识可以改变命运。将来有了工作,还愁没电影看?”我没吭声,内心却是翻江倒海。

那时的我们是懵懂幼稚的,最容易起哄随大流。一次睡到半夜,有人把一寝室人弄醒了。大伙都感到饥肠辘辘,有人提议去后面林场摘梨子吃。于是我们几个爬过山坡,来到林场。朦胧中,只见梨树枝繁叶茂,硕大的梨儿隐约可见。我们猴子一般爬了上

去,捞下梨子就往兜里装。回到宿舍,洗也没洗,就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。为了不让人发现,我们还清理了现场。

然而天一亮,场主就发现梨子被偷了,并径直找到校长办公室来了,很快就查到了我们。校长狠狠地批评了我们。我们也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。场主坚持要我们赔偿。可我们哪来的钱,告诉大人肯定有一顿揍。罗老师教育我们几句后,拉开衣服拉链,从左内兜里掏出一个黑色钱包。他从钱包中为数不多的钞票里拣出一张10元纸币递给场主,说:“老大哥,对不起,是我没有教育好这些学生!”场主一边连声说“算了算了”,一边拿着钱快步走了。这时,罗老师要我们回到教室,给我们讲了“不食嗟来之食”的故事。讲完后,他的声音提高了八度,满脸严肃地对我们说:“古人连侮辱性的施舍都不愿接受,你们怎么能偷吃农民伯伯的梨子呢?做人要讲道德、讲骨气啊!”老师的一番话说得我们无地自容!

几十年过去了,罗老师的谆谆教诲,仍然回响在我耳旁。一直以来,我谨记他的教诲,认认真真做事,堂堂正正为人。

(钟又祥,任职于邵阳县长阳铺镇中心学校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